

一把在纸上散步的刀

——冷冰川先生访谈录

李 冰

冷冰川 生于196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6年毕业于荷兰国立米纳瓦设计艺术学院，现就读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艺术系绘画专业，在读博士。作品入选1992年法国秋季沙龙美术展，1989年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银质奖，1989年获全国“插图艺术”银质奖，1992年获首届优秀美术图书大展铜奖，1995年获中国首届装饰艺术“张光宇奖金”绘画一等奖，1997年获“巴塞罗那首届国际沙龙美术展”版画首奖，1994年出版《冷冰川的世界》，1996年在巴塞罗那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个人作品展，四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二等奖，四件壁挂作品被南京市博物院收藏。《文艺研究》特委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李冰副编审采访冷冰川先生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我专注“朴素”朴素生在骨子里，
却要找出来在外面被看

李冰 回顾刚刚举办的“冷冰川艺术展”，从深圳、北京、苏州到上海，几站下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当时怎么想到策划这个展览？

冷冰川 因常年在西班牙，平时不怎么和国内接触，除了通过出版物这种形式，我的原作少为人知。每次回来，有好机会就展了。

李冰 国内办展最早是哪年？

冷冰川 1999年，在何香凝美术馆。

李冰 一个展吗？

冷冰川 一个展。和张仃先生同期个展。老先生

的作品焦墨大山水，很英雄；而我则是花鸟虫鱼风花雪月。但都是中国墨、中国线。

李冰 张仃先生怎么评价你的作品？大家都知道他是你太太的爷爷。

冷冰川 我们很少谈对方的艺术，聊起来也主要是延安鲁艺或别的画家的作品。也说我们都喜爱的，比如毕加索、凡高、民间艺术、非洲艺术。

李冰 他欣赏你的创作方法吗？或者说他好奇吗？

冷冰川 可能是吧。我听太太说起，他跟人说冰川有三点和他很相像，第一都是自学，第二都喜欢黑白，第三，脾气都很大。脾气大我想可能是听说的，说的是我年轻的过去，呵呵。

李冰 过去你脾气大吗？

冷冰川 年轻无知的时候,谁不想把盛情挥霍一下呢。

李冰 国内你举办过多少次个展了?

冷冰川 六或七次。

李冰 这样的展览,除了给自己打造更高的知名度和提高业内的影响力,还有其他收获吗?

冷冰川 对影响力没有什么提升,因为合作人也淡定,没有商业宣传。所以展览像是办给朋友们看的。但展览对我的创作有提醒作用,让我知道少了什么。

李冰 紫苑和百雅轩与你合作,我知道他们都重原创,你们是如何合作的?

冷冰川 友情的、独一无二的合作。

李冰 西班牙有几个画廊给你办过个展,他们也代理你的作品吗?

冷冰川 商业的、通俗的合作。

李冰 都是什么人买你的画,中国人多还是外国人多?

冷冰川 现在是中国人多。

李冰 藏家的年龄、职业特别吗?

冷冰川 喜欢我画的人都是年轻的。不管他多大年岁。职业?我不知道,但都是近诗意之人。

李冰 你的墨刻作品,一张着墨的卡纸一把刀,墨底白线,营造出一个个黑白分明的迷离世界;而布上作品,则是材料和肌理的景观。纸上作品几乎人人喜爱,而布上作品则让人难以确定。你个人有偏爱吗?

冷冰川 大部分人看到的是两个画种的不同,也有人(我想包括以后的观者)看到的是他们内在的相同。甚或有评家觉得布上的粗粝,其实更精致、更人性,也更诚实可信。对我来说,它们是一张画,相貌不同,需求不同,但它们都是一丝不挂。只不过墨刻,坐着工作,布上的,站着工作,都是生命里很黑的向日葵。

李冰 两种风格有各自的题材吗?比如情色之美,古朴、雄浑之分?

冷冰川 我没有刻意分题材,造型和题材应该是我已经明白了的问题。对我来说,无论人物、风景、静物,我都是当一种“朴素”画的。有人说你最好专注一个题材、风格,我只好专注“朴素”了。朴素生

在骨子里,却要找出来在外面被看。

李冰 一种难以管束的,但易受鼓舞的中国人的“朴素”。像你的回归。

冷冰川 这可能和年龄有关,因为人越成熟,自然就回归得越彻底、越直接。那些早年留洋的,如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无论他们年轻时怎么热衷西方,到了晚年,无一例外都回到中国传统里来。跑来跑去,最终都要跑回到传统中来。这也是一种“俗套”,呵呵。

李冰 你也在往传统里走吗?回到中国绘画的观念里?

冷冰川 是啊。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脑中并没有“回去”这个概念,可是没几年就改变了想法,我只是希望像跑马拉松一样跑一次就回去。因为没有刻意改变自己,所以回来的时候,像是没有离开过一样。

中国画有自己的特别定义。它无需附会其他的标准或技术……它甚至超越并包容了其他的通俗技艺。

李冰 中国画的“传统”和“创新”应是相互转化、相互创造、相互融合的过程,当代人对传统的认识过于无聊已经太久了,喜不喜欢都出了成见。

冷冰川 “传统”和“创新”是个大问题。也许穷尽一生,才能回答其中万一。或许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蕴含在无法穷尽的新追求本身之中。

李冰 你文字写作常常赞美艺术创作的“新”,并以“新”为自己生命里真情极致的创造,三十年创作里,你对此可曾犹豫停滞过?

冷冰川 如果是模仿(那是在逃避自己呢),或是重复,就很累。模仿就是不肯相信自己的力量,在一种类型中衰老就是重复;“技术”创作有可能重复,而“性灵创作”者东西是从来不讲道理的,所以它不可能重复。一个人专注又深情的“性灵”经历,除非你已走过,否则你无法分享它积极的奖励。创作中的艰难到最后实际上就是创新的艰难。创新中的艰难常常是与我们自我更新的愿望紧密相关的。人在这种精神探求中被训练得无所畏惧。

李冰 立场有了,自由来了;气质有了,创造来了;生命来了,灵感肯定会来。灵感达到心灵的深度,自由自在都来了。我理解了你的朴素路程。

冷冰川 一切原来如此,我不曾添加任何多余

的。

李冰 你怎么确认一种“朴素”和它的极致,并且将它做到别人没有做的地步?

冷冰川 我的朴素是人原本天然的神气,不妄加任何人为的机巧,也就是人的和谐状态吧。能把它们做出诗句和意境,做到一种平和的境地就有了人的极致吧。最“精神”的总是那些还原为最原始、简朴——也就是保留了世界原色的创作。创作的事各人能做到各自的境地,大概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谁又能替代谁呢。

李冰 你一幅墨刻作品通常要创作多久?

冷冰川 看大小繁简。通常我七八幅同时创作,因为制作一幅画很容易厌倦,我刻绘很慢,需要变换构思来保持鲜活。一幅刻绘十天十五天,复杂构思累月也算。我不是高产画家,三十年来,除了小品,墨刻作品也就一百多幅。

李冰 你的墨刻作品中,丰腴柔媚的女人体是醒目的元素,有人借用谢赫赞美东晋佛像雕刻家戴逵的话“情韵连绵,风趣巧拔”,来表达对你人体绘画的赞誉,说终于看到中国人画的人体“活”了,你怎么看?

冷冰川 这是作家画家王天兵的文字,是他一个人的理解深度。我很想相信这样的解释。在我与“她们”互相理解时——其实也没有什么必须理解的东西——我会陷得深。创作中陷得越深越感人。

李冰 中国的人体绘画艺术,始于徐悲鸿和林风眠,你怎么看二者的贡献?

冷冰川 我不喜欢把两种不同艺术观的艺术家作比。这不公平。再说通常是一个人创造性的影响力、独立精神,而不是什么作品让我喜爱。

李冰 那作为“一个人”,徐、林你喜爱谁呢?一个好奇心。

冷冰川 林风眠先生有情怀,我更喜欢。

我是个真实的自学者,善用 各式文本,无所顾忌

李冰 有人认为你是悟透了塞尚不多的中国艺术家之一,包括直接影响你较多的夏加尔和莫迪里阿尼,也无脱塞尚的影子,你如何解读塞尚?他对

你影响真那么大吗?

冷冰川 塞尚的话题大了,我无法聊。并且塞尚你也无法分享——塞尚的内心之作,都是孤独之作,沉默之作,不能分享。我们那几代人,不受塞尚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我早年曾大量临摹他各时期的作品,学习简朴、直接、自然;然后是塞尚作品里的真诚。哈,和人谈论创作里的真诚问题,是无法被人理解的,如果人不知道,上帝更不知道。

李冰 毕加索呢?我知道他是你非常喜爱的艺术家。

冷冰川 我喜爱的创作者很多,毕加索、凡高、徐渭、八大山人等等,任何原创的作者我都喜爱。往往是一个天才创造了一种(革命性的)艺术哲学,使得传统标准变得混乱,并以此改变了我们与传统的对话……我喜欢这种混乱。

李冰 你的画非常具有现代感和神秘气息,缘自何处?

冷冰川 缘自别处。往往是无所谓的漫不经心的个人经历、感悟——既要单纯又要多样性——自己出来。如果一个人单纯又自由自在地跑出来,你能相信吗?每一个人自己跑出来的“我”都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一件独特的作品永远是孤立的、神秘的。

李冰 话又说回来——用多达上百次甚至更多次茶墨汁浸染的布创作的灵感又缘于什么?怎么想起来要改变自己成熟的画风,是什么样的灵感启发?

冷冰川 三十年来每天在墨纸上刻画,让人压抑,我一直用举重来释放自己,举到最后,重量反而变成一种温柔。但身心随着肌肉一起充满野性、渴望刺激。创作和身心状况直接联系,我又自然对各种样式有兴趣;迷惑的时候,我索性放手采撷;其实,既不是也没有什么巧合。画布上有许多想法,但几乎每次我都放走它们;因为不是最自然地表达,都让我觉得惭愧。后来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棉布,反复渲染,打磨后毛茸茸,纯棉表面和中国宣纸的感触很接近,适合我的诗意。棉布、墨和笔,茶丝麻等等,都是很中国很东方的材料。另外,我是个真实的自学者,善用各式文本,无所顾忌。

李冰 你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了很长时间,你时常提及这段经历,能讲讲你在那里的创作经历吗?人们对你的作品的了解远远多过对你个

人经历的了解,但不少人好奇,那是怎样的一个背景。

冷冰川 我的阅历平淡无奇,除了阅读就是绘画。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是个工艺美术研究单位,艺术气氛很好,创造研发、经济效益,在全国工艺美术行业数一数二。当时的艺术家们如张仃、庞薰琹、吴冠中、黄永玉、袁运甫、袁运生等等,都在我们所讲课、写生,所里刺绣研发他们的作品。我在那里随心所欲地创作了十多年,剪纸、蜡染、刺绣、绘画,最喜欢的是手工纤维编织,手工的本真性、原始性、惟一性和各种材料:竹、麻、绸、丝即兴运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多大就做多大。那时美好的手工记忆一直保留到现在。另外,像寻找复仇一样,生吞活剥地浏览了大量的外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并用现当代的文学理论创作绘画。那年代没人教你表达心灵。我画了大量的诗歌插图、连环画,临摹了从印象派到毕加索、马蒂斯之间的各种图式。呵,那年岁的无知、疯狂又豪华的求知欲啊。

李冰 你对外国文学感兴趣?

冷冰川 80年代初、中期,我读了所能读到的所有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诗和现代诗理论,绘画里的文学腔至今不消。我在南通图书馆度过了青春期全数的业余时间。现在想来,我绘画创作的灵感完全得益于阅读。至今阅读还占有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

李冰 这样说来,你是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成长成熟起来的。

冷冰川 是的,出去前都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创作。怀念那段美好时光,有写生费、绘画材料费、观展费,最重要的是单位订阅了原版的日本、美国艺术期刊,虽然看不懂里面的新潮作品,但我直觉那里面有“光”,黑夜里的光。

李冰 那个机构还在吗?

冷冰川 没有了。那座花园式的研究所被“房地产”了,但听说当地政府又想恢复这个机构。

李冰 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更多的涉猎吗?有人看你的作品,说是放大了几百倍的纳兰词,无论是墨刻还是布上作品,都有一种古典高雅的静穆之美,是一种极致的诗意美。

冷冰川 出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看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绘画理论。并直接从中发掘诗意。诗是中

国艺术精神的精华,中国艺术里的最好的东西必定充盈了诗意。

李冰 所以有人说你是用“一把刀,一根线在写诗……”

冷冰川 一把刀在纸上散步——一切独自行。

李冰 还有什么比诗意理想的实现更让人快乐的!

冷冰川 创作者向往的恰恰是他们无法逾越的——还有什么比不能实现理想更让人难过的事情!

李冰 当年怎么想到去荷兰留学?是为了亲近西方艺术吗?

冷冰川 上世纪90年代初江苏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个人作品集,把我带到了荷兰。一个中国留学生带去的这本画册,被荷兰一所国立设计艺术学院版画系主任看到了,就这样拖拉地办了两年出去了。

李冰 荷兰毕业后你又去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美术学院学习……你从西方艺术资源学到不少的东西,除了在那种环境下无一例外的会增长一些见识,西方绘画艺术对你影响大吗?

冷冰川 西方对我的影响主要是精神层面的,而非技法或风格什么的,风格、观念是不能模仿的。识见重要,它让我突然意识到,美术史上说的一切概念或传统,有朝一日我都可以亲身历练,穷尽。

李冰 将近二十年在海外生活、学习、创作,你觉得给你创作上带来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冷冰川 晓得了创作是人和生活相关的、相互的澄澈过程。生活在尽头,创作在尽头。

李冰 听说你大半年在西班牙创作,两个月时间回国内找灵感,养气,意思是说你不在国内创作?

冷冰川 我习惯长时间单独、专注地工作。创作是独自品尝,是独处,人常常在独处的时候体验到深刻的情感。我需要异乡单纯的心境来回到内心。国内的一切我太熟悉了,我不便在鱼水之欢的环境里有条不紊地工作。

李冰 你的创作是一种旅行,就是不断地走进自己。

冷冰川 并不总是快乐的旅行,如果你坚持独

特的品质——走进自己很容易,要实践内心的原则就难。

李冰 你的两种风格让人感受到沉溺其中的热爱,我以为你创作时充满快乐和狂喜呢。

冷冰川 沉溺是个深渊——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就什么都不要。自我穷尽本身足以充实人心,我哪里还要什么矜持的表情。

李冰 我还听说你不喜欢看展览。

冷冰川 我没看什么展览。

李冰 你不好奇吗?

冷冰川 我充满好奇,也有热情,但对看展无所谓。

李冰 为什么呢?听说你住在巴塞罗那当代美术馆对门呢。

冷冰川 住当代美术馆对门是我冷冰川“淡”的一个原因。另外,知道在那里也不会看到真正的“原作”。过去大师的画,在你的惊奇被印证后,就已正常死亡,变成艺术史了;而且它们原先珍珠般的色泽没了,所有的颜色都在发黑变次……而现在的大师,你知道的,反正他也不想给你什么。

李冰 再说,以前也没有什么艺术骗子。

冷冰川 正是骗子保证了另外的无辜。

李冰 我知道你对艺术里的商业冷淡排斥,在作品的传播、通俗价值和你的思想情感表达之间,你是否会寻找平衡?

冷冰川 不寻找平衡,因为我不知道不能做什么。不做,是自愿的。

李冰 和创作以外的东西都保持微妙的距离,这样的沉默听起来不错;是你的性格习惯,还是交流让你不安?

冷冰川 处于平凡的性格。

李冰 你的画看似挑逗性感,其实细品却有一种无邪与真纯,王天兵写你的文章中说:“冷冰川一篇篇情色童话,是属于家教良好、中规中矩而尚未涉世的孩子的执拗意淫。”你怎么看待艺术要表达性感?

冷冰川 创作里“纯粹”表达的任何东西都是性感的。性、灵是人浓缩的诗,是人风流的抵抗——但仔细想古今中外对“它”的表达并没有见到多少新东西,因为里面尽是缺陷。那么“滥用”,还有什么

好趣味?纯粹的性灵表达意味着我们触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诗。诗意原来如此,我们不要添加任何多余的。

李冰 从繁绵、华丽、纤妙到斑驳、朴质、天然,从平面墨刻到布上综合肌理,这种变化读者有什么反应?

冷冰川 两种形式从来就是两种读者、两种反应。观众通过译读、误读参与创作,一件作品就是由赞扬者或憎恶造成的。但我从不相信“评判”,哪里有真实的、绝对的、真理的评价?

李冰 事实上两种材料上的两种痕迹引发不同审美情趣,在我看来,都是你无法释怀的性命肌理,是一个人“时光”的诗意考古记忆。那种貌似唾手可得的性命肌理折射的是生活对艺术的另一种处理。

冷冰川 那些不能唾手可得的肌理都是我性情中最优美、单纯的部分,是原本的朴素、热忱。但两种面貌说的是同一个人,同一种手工,同一种本质。我的天真是,我相信自己的想法和本真的手工兴趣,并相信自己内心以为是真的东西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真的。这像是一种快乐的才能。

我对墨色殊异敏感,一道划痕就是 一道光芒,我寻找光芒

李冰 你高中毕业就走上了绘画之路,是因为受什么人的影响吗?

冷冰川 没有,那年代实在找不出其他值得献出你时间的事。

李冰 我可以理解和想象,你追求的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心灵的自由下的状态。你是个快乐的人,还是个悲观的人?

冷冰川 我不知道准确的回答。我的认识常常是灰色的,但我的意志和愿望都是乐观的。

李冰 西方艺术资源对你寻找新的艺术表现可能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据说你刚到荷兰学画时,有半年没敢动笔,是以前的绘画知识完全被颠覆了吗?

冷冰川 对,很长时间画不出来。原作和国内低劣印刷小品的巨大反差令人惊惧,花了很长时间

我才学会了放弃我在国内学的那点皮毛。完全放弃了艺术为教化那点内容……现在想来如果没有荷兰那段失魂落魄,可能也没有后来的无所畏(惧)的态度。

李冰 听说你两种创作都用刀做绘画工具,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冷冰川 没关联,纸上墨刻一把有刃的刀口。布上作品我用任何适用的工具,各式刀、笔。一种材料就可以一种工具来表现它,但工具从来不重要。

李冰 工具不重要?你是认真选择的。

冷冰川 一定是认真选择的。用具与手法如同在生活中的选择一样,要有极真诚的品格。但有时生硬或逆向用器,反而能让冲突变化成诗,一切不适合诗的都该变成独特的诗。这是我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十几年工作的宝贵经验,问题、矛盾、变化、再生是诗,是创作的真谛。

李冰 这样我理解了你的作品里的拙美、天然美。创作里的至纯、至拙、至真和生活中的应用是一样吗?

冷冰川 谢谢你读出作品的至真、至拙的诗意。是天性和自然决定了我日常生活和创作彼此相同的性质和风格。

李冰 天性自然的用心用器,可能正是你的图式难以归类的别致“用典”吧,一张墨纸、一面白布,你同样画出了别致优美的个人图画,黑与白哪种更让你激动刺激?

冷冰川 我对墨色殊异敏感,只要上面有一丝划痕,就能兴奋,幻想。一道划痕就是一道光芒,我寻找光芒。

李冰 有人说你的画是黑夜寻找的光,然后是孤独的芳香。

冷冰川 一个内向的唯美主义者的肖像。

李冰 高而长的窗廊,盛开的葵花,如墨的夜色,孤独的裸女,屋瓦上的猫,飞出笼的鸟,零散的书本、星星、雨点是用纯真风格表达出来的世界观,你曾说:“一切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自传。”童年白日梦,这些因素真如一些评论家所说是来自你的童年记忆吗?

冷冰川 我是个寻“回忆”、“记忆”的创作者,我几乎不曾依赖现实的个人经历。事实上真正新

颖、典型的东西,总是来自过往的岁月。

李冰 你的墨刻意象浪漫,充满情色灵感,这是你的核心传达吗?

冷冰川 我没有想一个宏大的东西,只不过是应了最简单、最朴实的心灵之约,最简单、最朴实是最有力的。随便抒发吧,不是反常的就不会成长。

李冰 以后还会把女人体作为最主要的创作符号吗?

冷冰川 是的。我只表现最寻常的,因为最寻常、最可怕也最深入人心。纯洁的肉体比最美的思想还要美,还要深沉。深情的肉欲和纯洁是连在一起的,是同一种梦,同一种力量,同一种贫穷的暴力。

李冰 这样的审美理想能与生俱老吗?

冷冰川 对创作来说,不投身它,你还不能清醒呢。

李冰 画“她”,你是先想到观众,还是自己?

冷冰川 我不寻找身体,也从不费心思找观众,投其所好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因为你不知道谁会读你。我也不选择晦涩,如果你对我的画能迅速做喜恶的选择,那就不存在晦涩。但必须有个人标准和个人的感受,才有可能听到自己和别人的心跳。如果我寻“她”时想到了自己,或有了什么异样的心跳,那恰是因为我放弃了自己。

李冰 很多人说画人体是释放艺术家的情欲。情欲对艺术家的创造性是必不可少的吗?

冷冰川 没有比这更有效的表达——人的创造欲和情欲用的是同一种能量。人性的表达是创作里最深刻的目的,所以优美的、人性的、适度肉欲的最自然地成了艺术家最想表达的诗歌。优美、优雅不能不具有某种程度的肉体之美,这种创作对我来说是培养人性的最好方法,有益于我(极端)的唯美洁癖。我曾经见到过尘世的美。

李冰 这就是你的情色美学吧,你还说过创作“连艺术都没有,有的只是感情”。“感情”这两个字怎么解释?

冷冰川 记不清这“感情”是哪段文字里的字眼了。创作有两种,一种用心,一种用脑;不幸我是不用脑的那种——不用脑你又哪里找得到心?光有智有技有美有心……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情感的魅力,能左右观者心灵的力量。艺术家和作品让人激

昂很容易,要让人信任却有些困难。

李冰 你还说:“更多时候,我甚至能比我的作品更朴素、更真实、更诗意、也更虚荣……我常常找到变成草的机会。”变成草?怎么解释?

冷冰川 说的还是“人心”的东西,最普通、最朴素、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这年代保有简朴的人心就是艺术。

李冰 朴素无华的表达非常不容易,因为它直抵性灵。这是你对艺术的理解吧。

冷冰川 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就像最容易做的事要做好其实是最难的。“简朴”就是反复的删减,最后剩下的东西。可惜我的创作还不能做到真正的简朴。无数次、无数次朴素的表达,只为了一个最华丽朴素的梦。要简单自然到像是能够还原到自然法则中去。

李冰 你曾经写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创作,说的就是人的灰烬。灰烬的意思是繁华后的简单。灰烬很容易随风去了,灰烬也可能埋下种子。”很诗意和哲理的表达!你对当代这些艺术家有没有比较欣赏和喜欢的?为什么?

冷冰川 我不将成熟风格的艺术家做比,我对所有发自内心、真实朴素的个人风格有敬意。风格是人创造的自然界,人要坐在自然里。

李冰 你说的“自然”是人的面目和特征?

冷冰川 自然是人自身。可惜,大多数创造者不想付出自身的代价。

李冰 王天兵说你与夏俊娜惺惺相惜,说你们二人是西方绘画在中国种植了一百年后结成的双胞胎,除了都是从连环画中学会了画从任意角度看去的人体,都悟通了塞尚一次到位地从一开始就是在画“画”而非画“图”、都是无门无派的自学者,甚至你们的缺点都相同:有形感无触感——与西洋大师比,你们画的不是3维,而是2.5维。“既染洋腔,又带汉调,是基因发生变异后的结果”,你怎么看这一比较与评论?

冷冰川 这是艺术家王天兵的一种“方言”,他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型的艺术家,天马行空,才情恣肆汪洋。我看他的文字,但我无法评论自己。

李冰 你公开拒绝公共的艺术准则,你认为艺术里的“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那公共的大多数指

的是什么呢?

冷冰川 十年二十年后那些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尚”和“作品”就是大多数。或许从根本上说艺术并不真的那么重要,不过是一场游戏,大家都是个玩偶,但可以通过各自的实情,赋予游戏以个人独特的意义,以保持个人信念中不能丢失的东西。

李冰 对你来说艺术家终极追求是什么?

冷冰川 我还不知道。有时候(我)知道了,又说不出。说不出更好,因为说出来的大都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李冰 艺术史上留下一迹是不是一种追求?

冷冰川 是一种追求。但是,有什么比实现了理想更无力、无聊的事?

李冰 快乐的创作能够生存吗?

冷冰川 除了“生存”,又能做什么呢?

李冰 没有生存拮据的时候吗?

冷冰川 在国外过穷日子很过瘾,没有物欲,没有任何负担,格外清醒有力。人生观也变了,看得清人的真面目。要命的是,没有人肯真的长久付出贫困的代价……至于贫穷的感想?你自己可以试试。

创作说的就是人的灰烬, 灰烬是人留下的种子

李冰 董桥给你写过序,他评价很诗意:“一帘远念,半榻轻愁,满窗孤愤,一瞬间邂逅了西方的偏见也邂逅了东方的执拗。退半步消受那些绵密而体贴的阳文,那是江南桂花雨下深情的叮咛。再退半步辨认画刀阴文的团圆,认出的竟是巴塞罗那夏夜酒杯里的风雨。”诗意是你锤炼出的精华部分,是创作的钻石部分。你最诗意的理想是什么?

冷冰川 我说不到位,最美妙的就是更多地向自身提出诗意的要求。

李冰 有人称你为版画家,又有人称你为插画家,装饰画家……你如何定义你纸上墨刻和布上作品?

冷冰川 我不知道归类,我私下认为我的平面作品都是中国画。在我看来,一切用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创作的平面造型艺术,就叫中国画。中国画就是体现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诗意、中国人的理

想。再说我用墨、用线、用纸、用布帛，留黑留白、笔意、积染、点线面趣味，从材料到情怀都是中国式的，所以它只能叫“中国画”。

李冰 纸上华美的抒情和布上朴素的抒情，有内在的联系吗？哪一种创作更像你本人？

冷冰川 它们都是我本人，都是我不假思索唱出来的东西，单纯、放纵，一丝不挂。差不多就是我的侧像了，只不过一个像朝霞，一个像黄昏的乡愁。

李冰 你墨刻丰富娴熟，这真是得来不易。你说布上作品还在“返乡”途中，但你已领悟到如何做减法了，减到天然，减到极纯极真，就又是一个美妙的画种了，你甚至说出用五至八年的冶洗时光，这个时间判断一点都不过分。这是你给自己的“一个天然”的报答。

冷冰川 来得晚了，但高兴它还能来。

李冰 李陀说你的创造性贡献，最重要的是你的绘画实践创造了一个新的画种，你认可吗？

冷冰川 这是他人对我的美好评价了。

李冰 你现在创作的计划是什么？

冷冰川 想的总是很多，能说出来的又很少。

李冰 墨刻需要平静如止水的状态，布上大概是相反的一种情绪吧？我想它们一冷一热，但都是深切如入骨髓的情意吧。

冷冰川 说得真好。创作说的就是人的灰烬，灰烬是人留下的种子。

李冰 对啊，艺术创作说的就是这些，失去了种子也找不回其他的。你平时和国内画家交流多吗？

冷冰川 我有很多画家朋友，但我不善交际。

李冰 吴冠中今年离开了我们，你怎么看他的作品呢？

冷冰川 喜欢老先生的创造精神，喜欢他早期作品的沉潜之境，喜欢他不老的激情。

李冰 他的传统观呢？

冷冰川 “传统”不知道有多少是不知道的，人也同样不知道有多少传统是自己不知道的。

李冰 你的传统观？

冷冰川 我在“传统”里跑进跑出，因为我从来没离开过传统。传统是个让我们收取经验的地方，但它并不是我们的经验。除了你知道传统的用处，否则它一无所用。

李冰 你的作品成功率很高吗？失败算不算一种困扰。

冷冰川 不知谁能够给我们定成败标准，这是个愚弄人的问题。对我，凡能放得下来的作品都是完成的，那些不能割舍的失败往往又最打动我。

李冰 那些你化解不了的感受——即便是粗陋，失落的也是你真实的进程。

冷冰川 我不放弃原初游戏之中得到的乐趣，没有什么像原初的寻常游戏更能打动人。

李冰 你怎么看待国内艺术教育？

冷冰川 我不了解现在的教学。我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教学——我们甚至从不问自己——连“我”都找不到，你用什么去感受去珍爱。最后孔雀都变成了羽毛掸子。教育是发掘个人能量，是解决疑问，更重要的是发现疑问……

李冰 对美院的学生，你作为前辈，有什么建议呢？

冷冰川 我不是前辈，对不了解的艺术家我也没资格建议。艺术创作是件太善良的事，美好又浪漫。但太善良做不成艺术家（这“善良”不是道德考量，是生命气质能量的要求）。当你能够独立发现并解决“问题”时，你就是不错的艺术家了。除了你自己发觉，没人能教你创造。

李冰 艺术努力表达个人的见解，是不是很难？

冷冰川 真正独特的个人见解都是诗，个人天然的诗，应该是很难发生的事。观者发现、热爱这种“天然诗”，同样是很难的事。常常是庸才归庸才，天才照亮天才。

李冰 对你来说呢？

冷冰川 也一样的艰难。我初到荷兰，一心只想个人风格，太难。最后只能做到让外面的东西一层一层的剥落，无奈无力的时候只能这么修炼。直到深心得东西回来，仿佛返乡——返回童年纯真的原乡，无染的童真和大自然看到的一样多。创新观点和纯真一样总是埋在人类自然的深处，所以童真是最有力、最天然感人的力量。越是天然感人，我们就陷得越深；深心得都是别人不能重复的东西——要命的就是这些个人（风格）的东西。人成年后的阅历、知识结构几乎是相近的，但每个人的童

年经历都是独自的,不与人重复的。所以风格的捷径是:“返乡”(就是出逃)。

李冰 你有什么宗教信仰吗?我看布上画有佛教的主题。

冷冰川 没有,那都是符号,信手拈来的符号。我还有更平凡的主题呢,花鸟虫鱼样样不少。

李冰 我还是好奇,你墨刻是平面的,布上是厚肌理的,哪种表现让真实顺畅?

冷冰川 感受和身体一样很复杂,变来变去,而且是积极的变。这两种貌似无关联的画种对我来说是同一种东西,我都想走到极致。你一直走一定能发现另外的角度、另外的位置;一个人的角度、面越多越轻松,机会也越多,能力自然也越大。

李冰 你纸上墨刻我们一眼就能“读”懂,布上显然是独特的,你有话要说?

冷冰川 布上作品说的是流逝的时间,和我对宋人绘画的向往之情。时间创造“时间的东西”——这就是我对痕迹的沉溺。每一种时间的痕迹在被人理解的时候都是一种文明和纪念。我一有机会,就把“时间”变成游戏,变成自然痕迹的游戏。“游戏”是创作里的庄重姿态,严肃的时候我说不清楚这个东西。

李冰 你对“朴质”的绚烂表达很极端,但目光独异,朴素似乎变成你无所顾忌的个人精神“用典”。

冷冰川 朴素和绚烂,都可以表达深心丰富的戏剧,但也容易很功利,有目的地创作都是功利。排除功利似乎就是目光独到了,深刻的揭示就是把个别的经历直接还原为人类的经历的可能性。所以我无所顾忌地把朴素转嫁成“寓言”,它们真想藏得深一些,但朴素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的表面。我没有修饰,所以人人见到我的困难和挣扎。

李冰 绚丽之极后朴素,朴素深致是一种美的绚丽。我们应该记得起它们各自的面目。

冷冰川 是的,并发现到达朴素的最直接的距离。

李冰 从创造的角度看,这个大时代对画家来说是生机勃勃的时代,又是矛盾、解构、无奈、无聊的时代?

冷冰川 这是一个创造者的大时代。人人低头找自己惟一的位置,没人想抬头看星星。

李冰 通俗的评论一个画家,往往用金钱的成色、颜色来衡量。你不考虑?

冷冰川 艺术里的交易适合任何卑鄙——金钱的尊重就在这里。金钱对待艺术从来就像是一种“暴力”……但你也知道,没有什么能左右平凡、真实的创作。毕竟金钱只有一种颜色。

李冰 你拒绝通俗的宣传和包装?

冷冰川 我不刻意回避,也不迎就自然到来的,但我给金钱让路,它也是盲人。

李冰 你在国外十几年,觉得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包括艺术认可过程,有没有变化?

冷冰川 巨大的变化。但基本上还是他们消费东方文化的习惯,很表面,很不自然。遥遥的东西方距离很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别人的习惯才需要改变,中西艺术要有永远的距离。

李冰 中国艺术热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冷冰川 没有特别影响。我的长处是,我老了,很不想被干扰。我只是努力做好一些真正有传统、又有时代感的东西。因为这样的东西能引起很多人共鸣,生于传统,长于时代,生活的(艺术)就是深刻的东西。

李冰 你是江苏南通人,南通是生产画家的城市。你觉得地域,对艺术家的成长有影响吗?

冷冰川 南通出艺术家,出精明又深入的艺术家,水乡的地方都出精明的艺术家。别的原因我说不好。

李冰 你常回家乡吗?

冷冰川 我一心飞奔回家,我习惯在南通。

李冰 为什么?

冷冰川 我的“好心情”在那里。

李冰 陈丹青说你“通篇黑白中营造出绚丽耀眼的彩色和光芒。黑白色的外形与彩色的情绪同样充满着矛盾,用减法的技巧表现出饱满的激情,一如冷冰川其人”。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性格与为人?

冷冰川 我的回答会是无聊的,看看一个人周围的朋友就知道了这个人。

李冰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的为人了,因为我略知你周围的朋友们。谢谢你的用心回答,这是一次愉快的访谈。

责任编辑 山木